

後

樂

集

八



謄錄舉人臣黃道斐

欽定四庫全書

後樂集卷十五

宋 衛涇 撰

書

留守制置黃侍郎劄

某猥以非材承乏政地緣國計不支急於就和他悉未暇凡更化後所以維持經久之圖曾未及與一時諸賢相與孰復講求和使甫行某旋即罪斥某不自量揣冒處非據獲戾固宜但於門下以夙昔傾鄉之功而匆匆

有懷未吐至今為恨自還田里杜門念咎加病悴人事
廢絕不能以尺書自通前冬令外孫軍資見過領所誨
函因循亦弗果修報徒有尊慕拳拳之私日夕往來于
中茲沐謙光洊枉真翰存勞有如何以得此此情愧感
不容筆墨殫叙也侍郎一世儒宗向忤權姦怡然袖手
幾十五年海內善類益知斂衽下風歸陟從班未究猷
為之盛上以江淮事任雄劇自全閩易鎮少藉威望足
以震疊側聆開藩首舉荒政發廩勸分不遺餘力無異

富公青州時其所全活抑不可勝計矣行即報政入登
廊廟盡展素蘊必有光明俊偉傳於無窮者某竊伏山林
拭目見之幸甚幸甚

答江淮宣參常少監劄

某間違儀架轉矚許時瞻仰之心未嘗少置比每於廟
堂書中竊見遇事精明區處詳審不勝嘆服且動中機
會幙中之畫可謂獨賢惟是應酬鮮暇不克一一明別
具報惶恐某疎拙亡取輔政非才自知甚明半歲之間

雖粗自殫竭然衆責交至有過無功久當引去以和議
未定遂成淹緩甫聞安濠撤戍亟上章丐免而罪戾崇積
竟煩清議上恩保全俾歸田里殆皆庇存所及自是杜
門一意省循天下事得諸老偕時賢相與扶持獨為太
平幸民豈非至願乍歸塵冗且十二歲小女疾暴亡憂
撓未果附便上狀忽蒙專介寵賁誨帖存問勤渠展玩
慰感亡以偕諭排悶布謝莫究所懷萬一何由晤見敢
冀為眷簡方厚珍耆粹和嗣膺持橐之寵

與李參政壁劄

某伏自陪侍三館之游荷一見傾蓋情均手足中間契
闊歲晚再獲同朝情好益篤適時多事每蒙開心相與
咨詢下及某亦未嘗不罄竭愚慮所愧無所裨補自惟
短拙誠無以瘡人至於朋舊惟知用情事之可否利害
輒抵掌劇論寧失於侵忤若嬖倖面從退有後言生平
所不為也暨權邪既誅濫吹憲府區區正望參政借重
廟廊圖回久大某得自勉於職業之所當為不謂煩言

遽興雖力沮止之迄不見聽相公既翩然引去某遂踵
賢武而退屏居以來人事一切廢絕獨念於相公情分
二十餘年如一日懷仰之勤每落清夢不覺吳蜀萬里
之遠也某竊聞旌騎還里綠野午橋左右圖史間以觴
詠有足樂者近新進士嘉定家教授相過能道燕處之
詳極用自慰第相公抱負經濟之蘊未盡展究當復為
宗社之重一出使斯文有所蒙賴事業益以光明俊偉
此海內善類所共屬心也至望至望

與提刑李祕書臈劄

某別奉渠度不知幾寒暑頃歲再塵朝列適時多事數
勤真翰所以相與之意甚厚逮今感藏去國以來多病
頽懶人事盡廢平生知舊例成闊絕雖有尊鄉之私無
以自見敢意眷存遠煩專介寵貽誨飭詞采燦爛意氣
傾寫顧何以得此展玩不容釋手感悚感悚祕書名門雋
望長才偉識經綸開濟之事業皆所素講方敵勢披猖
荆襄要地備禦規畫隱然長城之固朝家蒙賴為多更

化甫決旬觀使叅政令兄遽爾引去某已大失初望而拳拳於門牆不能不為過慮蓋漢卿諸賢亦以為言但是時議論紛紜已不容一某之綿薄殆不能支未幾且以罪斥它不待言而喻矣繼審復申前命聞中聞之深以為喜賢者所至治聲隨風而流借重憲節亦既許久良棟大壁當為明堂泰壇用豈外臺所可淹卹詔趣計在旦夕續得馳慶某疎拙亡取向以用踰其分自速訶譴荷上恩保全其歸杜門田里不覺五年一意農圃退

揆罔功坐叨閒祿已為徵幸近者忽被進職守藩之命
已再上免牘得請乃幸耳某去歲自秋徂冬苦於多病
至使往來都城滯留數月及此始克修謝中曲萬緒莫
究一二鄉風第切怕系餘冀酌時之宜倍加珍護

通前漢州魏校書劄

某昔年班行數奉顏采適當多事於一時諸賢未及吐
露中曲然此心卷卷知所敬嚮繼承以謹言直道翩然
勇去徒有嗟惜而已逆曦之變料歸艍未遠嘗從史當

路猶覬復留又有尼之者今不復可言逮權號誅斥上
銳精更化收召衆俊虛宁方急而賢者難進抗辭甚力
旋聞遽罹心制未幾某亦以罪行矣杜門念咎不敢與
世相聞昨見邸報知申詔趣覲迺承自詭外庸益仰識
度過人甚遠每惟先朝擢用人物未嘗不踐揚中外錯
綜麤細故其望實堅凝器業闕大皆足以鎮安宗社聳
聞敵國百年之間名德相望蓋可數也閣下蚤負大名
操行剛正進退不苟此其所存豈易以淺近窺測及茲

暇日培植深厚講究聖賢功用異時行事深切著明無愧前修可也某叨竊閒廩又且滿秩願一意休息投老農圃春首忽有長沙之命控免弗獲冒昧一出殆非得已適承寇盜甫定紀綱縱弛之後凡百極費區處幸得一稔公私賴以少寬頻年哀病非復故吾度歲即上歸耕之請吳蜀萬里邈未有再晤之便日徯遠用猶得拭目田野間耳郡事紛冗稽留來使撥寘布謝未究所懷尚容續訊它有所可以規警因風毋靳幸甚

與湖北制置趙祕撰

某惟殿撰學識之正材猷之遠潔廉之操亮直之風播
在搢紳盖非一日當宰邑時已推雅望今茲盡護外閫
乃三垂輕重所繫天下安危所喜鎮撫得人疇不交賀
嘗記退之謂柳中丞曰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
下武夫闕其口而奪之氣今殿撰是已又謂所以服人
心者在行事適機宜風采可畏愛殿撰又有焉此真識
時務之俊傑某何足以當俊乂之稱自念衰朽竭來鄭

鄉聞長者之譽益熟何當一遂識荆之願耶引領苴藁
臨風悄結別冗占報不敵所施尚惟恕照

應大諫劄子

某逖違符采歲籥洊更疎候寢興仰高杓嶽侍讀大諫
英氣邁生正色敢言擢長諫坡雅稱上意奏篇剴切疎
動朝端惟扶植清議培養善類以裨君德以正國是區
區有望僭敢誦言啟沃輔台匪朝伊夕某分甘閑退游
領劇繁去國八年三叨閫寄眷言甌粵重增江湖地大

事叢哀遲何稱靖原攸自端出吹揚一再控辭俞音終
閱循牆莫避黽勉欽承已遂拂龜詎忘摧謝有嚴牘禁
莫致駢儷皇恐皇恐惟是離家浸久三徑易荒異時扁
舟松江得全仕止之義又在所以終始之尚賒瞻承更
期葆毓粹和參酌氣序式副前禱

知福州日上廟堂論楮幣利害劄子

某嘗考楮幣之制始于四川交子雖行于乾道而實胚胎
于紹興之初時方渡江兵革未息因措置糴本嘗用